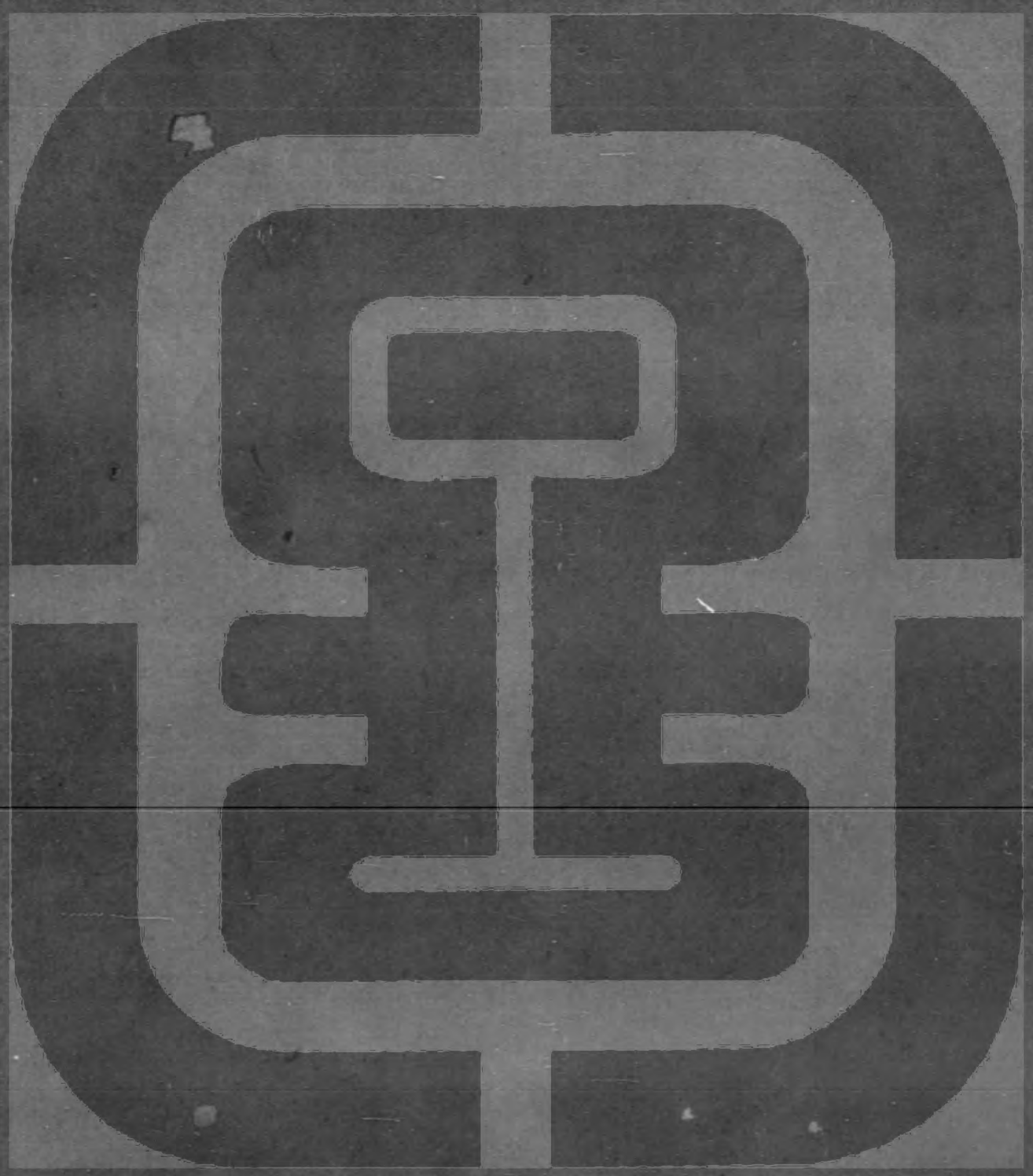


後漢

杜根 成翊世

欒巴

劉陶

李雲

劉瑜 尹勳

謝弼

虞詡

傅燮

蓋勳

臧洪 陳容

張衡

馬融

蔡邕

左雄

周舉 子勰　黃瓊 孫瑰

荀淑 子爽　孫悅　韓韶

鍾皓　陳寔 子紀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爲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補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永初元年舉孝廉爲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爲宣城山中酒家保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乃下詔布告天下錄其子孫根亡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爲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人間非

絕跡之處邂逅發露禍及朞親故不爲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廢爲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

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一止色百僚敬之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好道順帝時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嗜學覽經典雖在宦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開典訓爲吏民定婚姻喪紀之禮立學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潮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郡土

多山川鬼怪小民常破貲産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
鬼神乃悉毀壞宮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
頗爲懽懼終皆安之遷沛相所在有績徵拜尚書會帝崩
營起憲陵陵左右有小民墳冢王者欲有所侵毀巴連
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
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
一十餘年靈帝即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
議郎蕃武被誅巴以甘黨復請爲永昌太守以功自劾
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
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零中大守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陶
爲人居閒不脩小節所與交交必也同志好尚或殊富
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雅德知
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
災異數見陶時遊太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
無以爲生天地非人無以爲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

帝不寧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
伏惟陛下中天稽號襲常存之慶日不視鳴條之事耳
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
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起自布衣合
散扶傷克成帝業功亦勤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而陛
下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莫刈
小民彫弊諸夏虛流遠近故天降災異以戒陛下陛下
不悟而競令虎豹蜜於麗塲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
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士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
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兎之冤貪
殘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罹妖叛之罪
死者悲於冤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
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
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闕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
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
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
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
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

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民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曜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以來良田盡於蝗螟之口耔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慮靡盬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

兎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羲之
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保蕭墻之內也蓋民可一百年
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食爲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
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貫國利國利將盡
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
適不能給況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陰陽爲炭萬
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饑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
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業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
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乏鑄錢之議銷錢廢貨以
救其弊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
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寬銲薄之禁
後鑄冶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
文曜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可見無
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
之事每喟然長懷中篇而嘆近聽征夫饑勞之聲甚於
斯歌是以追悟匹夫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
屏營傷惶不敢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
無所食群小競起秉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

及骨並噬無厭誠恐率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
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響應雲合八方分崩中
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絓
纖枯之木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潸出涕者焉也臣東野
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腊鼎
鑊爲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縣多姦
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猛勇能以死易生者不拘
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劒客之徒過晏等十餘人皆來應
募陶責其先過要以後効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
皆嚴兵待命於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
而歌之曰邑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来安此下民陶
明尚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
七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靈帝宿聞其
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
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
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
司徒楊賜奏下詔書竊勑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
復捕録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

京師覘視朝政鳥聲獸心私共鳴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敢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爲尚書難爲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竊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陶既清平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肉然因熱四體驚悚今西羌逆類多私署將帥皆多設頰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鈲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阸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叵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工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從壺谷

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
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鬬生之計西寇
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將軍張溫天性精
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
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
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二急八事乞須吏之
閒深垂省納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
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以威恩自此以來
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云聖政專言妖孽州

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
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地動搖官比年災異可
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
四歲君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
令此人君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
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
行誅猶召家臣揖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
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孔子曰帝者諦也
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日損凡一拜用

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
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
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
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
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
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
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議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
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十一官資並
上疏請雲帝素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於蕃秉免
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
霸跪言曰李雲野澤愚民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
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
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史賈
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
守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筭之術州郡禮請不
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
曰臣聞白令東國郡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

伍被太尉楊秉知臣竊鬬與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
而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
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連
如章得引録備荅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
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昌為變動
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鄰之盛衰者也今中
官邪孽比肩裂土旁競立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
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
嬪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元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
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
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
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録
況從幼至長幽藏殁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
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
懼孰不惑然無緣空生此謗鄉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
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群輩盈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
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奢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
促以嚴刑威以法正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

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賊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聖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二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虞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正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

悾悾推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慴悸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識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他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爲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爲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爲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頌爲司徒勳不肯投書而仰歎曰自以行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

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衆職甚
有方畧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
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爲侍
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悺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勳等
爵瑜誅後宦官忿焚其上書以爲訛言子琬傳瑜學明
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皆不行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中直方正爲鄉邑所宗師
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
俱對策皆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
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災異生乎
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畏其怠政道或虧則姦宄當其
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將也鴻範傳曰厥極
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燮惑宁亢裴回不去有近臣謀
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爲
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
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閉宮掖愁感天心如有
雺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

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爲美談禮爲人後者爲之子今以桓帝爲父豈得不以太后爲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警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孝俯思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父外戚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雲雷亦由於茲又故太傅梁冀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滅其爲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輔相繼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忠善餘皆素餐致譏之人必有祈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寵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閭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乞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他罪收考掠案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上書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虞詡字升卿陳國武平人也祖父經爲郡縣嶽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恒流涕隨之常辭曰東海于公高爲里門而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治嶽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爲九卿耶故字曰升卿詡年十二能通尚書旱孤孝養祖母縣舉順孫國相音之欲以爲吏詡辭曰祖母九十非詡不養相乃止後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凉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興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昔孝宣皇帝以天下之大而憂隴西之羌以其逼近三輔故也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欲還保墳陵不可得也此爲卒不如此將無所保識者咸同詡獨曰不然夫涼州天下之要地也高帝數啖以獲其利光武繼業用隴成功故

不及當御史議者令以補衣猶所完詔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脩曰吾忍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詔曰今小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兄官外以勸厲荅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脩善其言遣集四府皆從詔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爲掾屬拜牧守長更二千餘人平欲以更法中傷詔後朝廷兄弟以詔異其議因此下平欲以更法中傷詔後朝歌賊窄季等數千人攻殺吏遂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爲朝歌長故舊皆曰得朝歌何衰詡笑曰志不求易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槃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詔河南太守馬稜發勑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詡曰初除簪之日士大夫皆弔勉以詔云敎咨百里而青龍翼之民流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翟魏之郊智太行臨黃河韌庫兵守城皐斷天下右臂徒以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覓假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五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

攻翊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
下收得百餘人詢為鄉會惡黨
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
傭作賊衣以采綷縫其裾為幟
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公
詔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到
乃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崤谷
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
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
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為
發其罪使入賊中誘令翊
又潛遣負民能縫者
後羌寇武都郡太后以
見嘉德殿厚加賞賜羌
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
即停軍不進而宣言
鈔傍縣詔因其兵散
作兩竈日增倍之羌

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
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行且二百餘里何也詔曰虜衆
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不測虜見竈日
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
示彊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
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彊弩勿發而潛發小
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彊
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
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

服廻轉數周竟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訹計賊當退乃遣五百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訹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振貧民郡遂以安先是運道艱險舟車不通驢馬負載僦五致一訹乃自將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辯數十里中皆燒石鬲木開漕船道以人僦直雇借備者於是水運通利歲省千餘萬訹始到郡戶裁盈萬二歨聚荒餘招還流散二三年間遂至增四餘萬戶臨罷不賀賊十倍於前坐法免永建元年代陳禪爲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冤爲苛刻三公劾奏訹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人患訹上書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人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藏賊罪非一二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吏魚死即以屍諫耳順帝省其章乃爲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勢每請託受取訹輒案之而權寢不報訹不勝其憤乃白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

遂交構謫統幾上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禍震之迹書奏防涕泣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宦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乞陛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罪明正及構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誅以塞天變下詔出詡還假印綬時防立在帝後程乃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顗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狀梵乃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徙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激切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謫罰者輸贖號爲羨錢詡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

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
上者匈匈不絕譴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剌史少所
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貧人司空劾
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
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譴罰輸贖自此而止先是寧陽主
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
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
比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
大逆詡駮之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

司之過愚蠢之人不足多計帝納詡言答之而已詡因
謂諸尚書曰小民有怨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
而不爲理豈臣下之義君與濁長吏何親而與怨民何
仇乎聞者皆慙詡又上言臺郎顯職仕之通階今或一
郡七八或一州無人宜令均平以厭天下之望及諸奏
議多見從用詡好剌舉無所回容數以此忤權厩遂九
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永和初遷尚
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臨終謂其
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

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去哉寬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恭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傳燮字南容北地靈州人也本字幼起慕南容三復白圭乃易字焉身長八尺有威容少師事太尉劉寬尋舉孝廉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露發蕭墻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己之兆見皆巧辭飾說共長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逐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宄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

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自備
鈇鉞之誅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
而忿惡及破張角變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識變
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以疾免後拜議
郎會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賦無已
變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郎楊贊奏變廷辱大
臣帝以問變變對曰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爲上將願得
十萬衆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竊計當

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矣夫涼州天下要衝國家
藩衛高祖初興使酈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
議者以爲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連海內
爲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爲寧相不念國恩所以
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
桂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寇此天下之至慮
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
也帝從變議由是朝廷重其方格每公卿有缺爲衆議
所歸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討論黃巾之功執金

吾甥舉等謂忠曰傳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
失望今將軍親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納其
言遣弟城門校尉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
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
功不論時也傳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然憚其名不
敢害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初郡
將范津明知人舉燮孝廉及津爲涼州漢陽與燮交代合符而
去鄉邦榮之津字文淵南陽人燮善劍人叛羌懷其恩
化並來降附乃廣開屯田列置四十餘營時刺史耿鄙
委任治中程球球爲通姦利士人怨之中平四年鄙率
六郡兵討金城賊王國韓遂等燮知耿失衆必敗諫曰
使君統政日淺人未知教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
今率不習之人越大隴之阻將十舉十危而賊聞大軍
將至必萬人心邊兵多勇其鋒難當而新合之衆上
下未和萬一內變雖悔無及不若息軍養德明賞必罰
賊得竟挾父詐我恃惡爭勢其離可必然後率已教
之人討成攜之賊其安可坐而待也今不爲萬全之福
而就必危之術編爲使君不取鄙不從行至狄道果有

及者先殺程銖次圭歸賊遂圍漢陽城中兵少禮盡變
猶固守時北部驃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變恩兵於城
外叩頭求送變歸鄉里子幹年十三從在官舍知變性
剛有高義恐不能屈志以免進諫曰國家昏亂遂令大
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兵不足自守鄉里完胡先被
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徐至鄉里率厲義徒見
有道而輔之以濟天下言未終變慨然而歎呼幹小字
曰別成汝知吾必死耶蓋聖達節次守節且豫紛之暴
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仲尼稱其賢今朝廷不甚毀紛吾
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又避其難
吾行何之必死於此汝有才智勉之勉之主簿楊會言
之程嬰也幹咽唾不能復言左右皆泣下王國使故酒
泉太守黃衍說變曰成敗之事已可知矣先起上有霸
王之業下成伊呂之勳天下非復漢有府君豈有意為
吾屬師乎變按劍叱衍曰若剖符之臣反為賊說邪遂
麾左右進兵臨陣戰殺證曰壯節侯幹知名位至扶風
太守

蓋勳字元固敦煌廣至人也家貧二十石初舉孝廉為

漢陽長安時武威太守
蘇正和奏致其罪漢別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
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或勸勳可因
此報隙勳曰不可謀事殺良非忠也棄人之危非仁也
乃諫鵠曰夫紲食麾禽為欲求其饒鵠饒而喜之將何用哉
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
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也怨之如初中平元年北地羌
胡與邊章等寇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勳
固諫昌怒乃使勳別屯河陽以拒賊鋒欲因軍事罪之
而勳數有戰功邊章等遂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
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
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
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劒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
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曾等責
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度可
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昌坐斷盜徵以
扶風宋梟代之梟患多寇叛謂勳曰涼州寡於學術故
屢致反暴今欲多寫孝經令家家習之庶或使民知義

勳諫曰昔太公封齊崔杼弑君伯禽侯魯慶父篡位此二國豈乏學者今不急靜難之術遽為非常之事既足結怨一州又當取笑朝廷勳不知其可也梟不從遂奏行之果被詔書詰責坐以虛慢徵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孤槃為羌所破勳收餘衆百餘人為魚麗之陳羌精騎來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曰必扵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素為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為負天勳罵曰死虜及虜汝何知趣来殺我衆目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勳不肯上遂為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後刺史楊雍即表勳領漢陽太守時人饑相漁食勳調穀廩之先出家糧以率衆存活者千餘人後去官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寔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于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勳曰臣聞先王曜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羣臣初無

是言也勳時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
虞紹曰吾仍見上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共併
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
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司隸校尉張温
舉勳爲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嬖碩等心憚之並勸
從温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楊黨父爲中常侍恃勢
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以
事聞并連黨父有詔窮治案威震京師時小黃門京兆高
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憩碩屬望子進爲孝
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也其所愛碩帝之寵臣
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
非賢不舉死亦何悔勳雖在外每軍國密事帝常手詔
問之數加賞賜其見親信在朝臣右及帝崩董卓廢少
帝殺何太后勳與卓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可
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慎
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時左將軍皇甫嵩精兵
三萬屯扶風勳密相要結將攻卓會嵩亦被徵勳以
衆弱不能獨立遂並還京師公卿以下莫不畏下於

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卻得快司隸校尉誰可作者允曰欲人明智有餘然不可假以旌欲不令乂典禁兵復出爲顏卓折衝曰我百戰百勝師時河南尹朱儁爲卓陳軍大太守未及至郡徵還京決之於心卿勿妄說且污我刀歲讌說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卓曰戲之耳勳曰不聞怒言可以爲戲卓乃謝儁勳雖不得意疽發背卒時年五十一遺令勿受卓賻贈卓欲

外示寬容表賜東園秘器贈襚送之如禮葬于安陵子順官至永陽太守

臧洪字子源廣陵射陽人也父旻有幹才熹平元年會稽妖賊許昭起兵句章自稱大將軍立其父生爲越王攻破城邑衆以萬數拜旻揚州刺史之昭遂復更屯結旻等進兵浦戰三年平之獲昭父子斬首數千級遷旻爲便匈奴中郎將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洪體貌魁梧有異姿舉孝廉補即丘長靈帝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董卓弑帝圖危社稷

洪說超曰明府歷世受恩兄弟並據大郡今王室將危賊臣未梟此誠天下義烈報恩効命之秋也今郡境尚完吏民殷富若動枹鼓可得二萬人以此誅除國賊爲天下倡先義之大者也超然其言與洪亦素有心會于酸棗邈謂超曰聞弟爲郡守政教恩威不由已出動任臧洪洪者何人超曰洪才略智數優超甚海內奇士也邈即引見洪與語大畏之致之於劉兗州公山豫州公緒皆與洪親善乃設壇場方共盟誓諸州郡更

[illegible]讓莫敢當咸共推洪洪乃升壇操盤歃而盟曰漢室

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類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太守邈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勠力以致臣節殞身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

洪辭氣慷慨悽涕泣橫下眾皆其言雖卒伍廝養莫不激揚人思致節頃之諸軍莫肯先進而食盡眾散超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冀州交兵使命不達而袁紹見洪又奇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

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洪在州二年臺盜奔走紹歎其能從爲東郡太守武陽曹操圍張超於雍丘超言唯恃臧洪當來救我今人以爲袁曹方睦而洪爲紹所表用必不敗好招禍遠走此超曰子源天下義士終不背本但恐見禁制不相及耳洪聞之果徒跣號泣從紹請兵將赴其難紹不與請曾率所領以行亦不許雍丘遂潰超被種族洪由是怨紹紹不與通紹與兵圍之歷年不下令洪邑人陳琳以書與洪喻以禍福責以恩義洪荅曰隔閡相思發於寤寐相去咫尺之間耳而以趣舍異規不得相見其爲愴恨可爲心公私切至所以不即奉荅前日不遺北辱雅貺述敘禍福且以子之才窮該典籍豈皆見怪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哉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然猶以君子所損又言傷告絶之義非吾所忍行也是以捐棄紙筆無所荅亦冀遥忖其心知其計定不復渝變也重獲來命援引云云者僕以是知足下之言信不由衷將以救禍也必欲箏計長短辯諮是非是非之論言滿天下陳之更不明不言無

古今紛紜六紙雖欲不言焉得已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特
蒙傾蓋恩深分厚遂竊主
勤兵望主人之旗鼓感故
覆面也何者自以輔佐主
當受任之初自謂窮竟主
見侵郡將講脯里之厄陷
之名杖策攜背虧交友之
之名與虧交友之道輕
使主人少垂故人往者
以自輔則僕抗委礼之志不為今日
張景明親登壇歃血奉辭奔走
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之故旋時
而受夷滅之禍呂奉先討卓來奔請兵
所剌瀆于死亡劉子璜奉使踰時辭不
求歸可謂有志忠孝無損靈道者也然
除僕雖不敏竊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
宜死罰當刑中哉實欲
以沮勸故卻廢王命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乃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棄國民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德足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為吾親無乃辭同趣異非吾子所為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州以為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為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均君主人主人之於我也年為吾兄分為篤友道乖告去以安君親可謂順矣若子之言則包胥宜致命於伍員不當號哭於秦庭

包區區於讓患不知言垂平道理矣足下戰者自城圍未解救兵未至感婚姻之義惟平生之好以寄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世況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為一年之資臣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反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首南向張楊飛燕旋資力作難北鄙將告倒縣之急股肱奏乙歸之誠且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廢盛一怒暴威於吾城下哉足下議吾恃黑山以為救獨不念善市之合從邪加

飛燕之屬惡以受王命矣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劉
秀兆於綠林卒能龍飛中興以成帝業豈可輔主興化夫
何嫌哉況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璋足下徽利
於境外臧洪受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臧洪策名於
長安子謂余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
本同而末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紹留
兵急攻城中糧盡外無援救洪自度
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
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破將妻
明府與袁氏本無怨隙今爲本朝郡將之故自致殘困
吏民何忍當舍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
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甘此邪
使爲薄糜偏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
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者城陷
生執洪紹素親洪盛施帷幔大會諸將見洪謂曰臧洪
何相負若此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
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欲因際會希
冀非望多殺忠良以立姦威洪親見呼張陳留爲兄則洪

府君亦宜爲弟同共勠力爲國除害何爲擁衆觀人屠滅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執仇何謂服乎紹本意愛洪意欲令屈服原之見洪辭切知終不爲已用乃殺之洪邑人陳容少爲書生親慕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洪遣出紹令在坐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殺在紹坐者莫不歎息

縞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烈士先是洪遣司馬二人出求救於呂布比還城已陷皆赴敵死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世爲著姓祖父堪蜀郡太守衡少善屬文游於三輔因入京師觀太學遂通五經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常從容淡靜不好交接俗人永元中舉孝廉不行連辟公府不就時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精思傳會十年乃成文多不載大將軍鄧騭奇其才累召不應衡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

陽歷筭瞻好玄經謂崔瑗曰吾觀太玄方知子雲妙極
道數乃與五經相擬非徒傳記之屬便人難論陰陽之
事漢家得天下二百歲之書也復二百歲殆將終乎所
以作者之數必顯一世常然之符也漢四百歲玄其興
矣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特徵拜郎中再遷太史令
遂乃研覈陰陽妙盡璇璣之正作渾天儀著靈憲筭閏
論言甚明順帝初再轉復爲太史令衡不豪當世所居
之官輒積年不徙自去史職五載復還乃談客閒作應
閒以見其志云有閒余者曰蓋聞前哲首務務於下學
上達佐國理民存云爲也朝有所聞則夕行之立功立
事式昭德音是故伊尹思使君爲堯舜而民勗唐虞彼
豈虛言而已哉必旌厥素爾各單亟咸實守王家申伯
樊仲實幹周邦服衮而朝介圭作瑞厥跡不朽垂烈後昆
不亦丕歟且學非以要利而富貴萃之貴以行令富以
施惠惠施令行故易稱以大業質以文美實由華興器
賴雕飾爲好人以輿服爲榮吾子性德體道篤信安仁
約已博藝無堅不鑽以思世路斯何遠矣曩滯日官今
又原之必也學非所用術有所仰故臨川將濟而舟檝

不存焉徒經思天衢內昭獨智固合理民之式也故當見謗于鄙儒深厲淺揭隨時爲義曾何貪於支離而習其孤枝邪參輪可使自轉木雕猶能獨飛已垂翅而還故棲蓋亦調其機而銛諸昔有文王自求多福人生在勤不索何獲曷若卑體屈己美言以相尅鳴于喬木乃金聲而玉振之用後勳雪前吝婢很不柔以意誰靳也應之曰是何觀同而見異也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恥祿之不豐而恥智之不博是故藝可學而行可力也天爵高縣得之在命或不速而自懷或羨旃而不臻求之無益故益者面而不思貼身以徼幸固貪夫之所爲未得而豫喪也枉尺直尋議者譏之盈欲虧志孰云非蓋於心有猜則簋飧饌餔猶不屑餐旌旨以之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士或解裯褐而襲黼黻或委鍾築而擁文軒者度德拜爵量績受祿也輸力致庸受必有階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瞳朦黃帝爲斯深慘有風后者是焉亮之察三辰于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爲也當少昊青陽之末實或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

物重黎又相顓頊而卑理之日月即次重黎之爲也人
各有能因藝受任鳥師別名四叔三正官無二業事不
並脅晝長則宵短日南則景北天旦不壇兼況以人該
之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
潛蟠避害也公旦道行故制禮以尹天下懼教誨之
不從有人不理仲尼不遇故論六經以俟來辟恥一物
之不知有事之無範所考不察如何可一夫戰國交爭
戎車競驅君若綴旒人無所麗燭武縣縋而秦伯退師
魯連係箭而聊城弛析從往則合橫來則離安危無常

要在說夫咸以得人爲臬矣士爲尤故樊噲披帷入見
高祖高祖踞洗以對酈生當此之會乃龍鳴而鼈應也
故能同心勠力勤恤人隱奄受區夏遂定帝位皆謀臣
之由也故一介之策各有攸建子長諜之爛然有第夫
女賤北而應龍翔洪鼎聲而軍容息溽暑至而鷁火棲
寒冰泛而龜鼈蟄今也皇澤宣洽海外混同萬方億醜
并質共劑若修成之不暇尚何功之可立立事有三言
爲下列下列且不可廢矣矧其二哉于茲縉紳如雲
儒士成林及津者風攄失塗者幽僻遭遇難要趨偶爲

幸世易俗異事執舛殊不能通其變而一度以揆之斯契船而求劒守株而伺兎也冒愧逞願必無仁以繼之有道者所不履也越王勾踐事此故厥緒不永捷徑邪至我不忍以投步干進苟容我不忍以歙宥雖有犀舟勁檝猶、涉印否有須者也姑亦奉順敦篤守以忠信得之不休不獲不吝不見是而不悔居下位而不憂允上德之常服焉方將師天老而友地典與之乎高睨而大談孔甲且不足慕焉稽殼彭及周聃與世殊技固孤是求子憂朱泙曼之無所用吾恨輪扁之無所教也子

規木雕獨飛慇我垂翅故棲吾感士亡龜附鴟悲爾先笑而後號也斐豹以隸督燔書禮至以掖國作銘弦高以牛餼退敵墨翟以縈帶全城貫高以端辭顯義蘇武以秃節效貞蒲旦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鈎致精弈秋以綦局取譽王豹以清謳流聲僕進以不能參名於二立退又不能群比數子慇三墳之既頹惜八索之不理庶前訓之可鑽聊朝隱乎杜史且韞櫝以待價踵顏氏以行止曾不慊夫晉楚敢告誠於知已陽嘉元年復造旅風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員徑八尺合蓋隆起形似酒樽

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中有都柱傍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其牙機巧制皆隱在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有地動尊則振龍機發吐丸而蟾蜍銜之振聲激揚伺者因此覺知雖一龍發機而七首不動尋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自書典所記未之有也嘗一龍機發而地不覺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驗後數日驛至果地震隴西於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後乃令史官記地動所從方起

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伏惟陛下宣

哲克明繼體守天中遭值隆德泥蟠今乘雲高躋盤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大位必先倥傯之也親履艱難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阜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蔡江樊周廣王聖皆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祚祉奢溢諂慢鮮不夷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遯忘反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

故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暘若者也懼群臣奢侈昏踰典式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

故智者貴焉謂之識書識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力兵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睦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術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閱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年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云共工理水九識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識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五異數書聖人之言孰無若是殆以虛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摘識互異二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爲不載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世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纂求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僞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爲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僞較然莫之斜禁且律歷封侯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曰聲緯書重王惡

圖犬焉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
收藏圖讖一禁絶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後
遷侍中帝引在帷幄諷議左右嘗問偽天下所疾惡者
宦官懼其毀己皆共目之衡乃詭對而出閹豎恐終爲
其患遂共讒之衡常思圖身之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
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志其辭曰仰先哲之玄訓
兮雖爾高而弗違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潛
服膺以永靚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
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遵繩墨而不跌志團團以
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制佩兮佩夜光與瓊
瑰繽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既姱麗而鮮雙兮
弃是時之倣珍舊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
守此灾陋兮敢怠皇而舍勤幸一八之逞虞兮喜傳說
之生盤高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
煢兮予不群而介立感鸞鷟之特棲兮悲淑人之稀合
彼無合其何傷兮憂衆僞之冒貞旦獲讟于群弟兮啓
金縢而乃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頌毒
以迷逭或兮荒亂可與言已私湛

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窮窘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陷焦原而踞止厥辭奉以周旋兮要既死而後已咎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圓方珍蕭艾於重茵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羈要褭以服箱行陂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常襲温恭之斂衣兮披禮義之繡裳辮貞亮以爲弊兮雜枝藪以爲珩昭絲藻與雕琢兮璜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慫慾兮燿靈忽其西藏恃已知而華

予兮鷤鴂鳴而不芳糞一年之三秀兮道白露之爲霜時亹亹而代序兮曏可與乎比伉咨妒嫮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溘謝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章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阯而攄情文君爲我端蓍兮利飛遁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女感於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爲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動自彊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崢懼筮氏之長短兮鑽龜以觀禎遇九皐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瞥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鷛鶄競於貪婪兮我脩潔以益

榮子有故於亥烏兮歸毋氏而後寧卜既吉而無悔兮
簡元辰而俶裝旦余沐於清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漱飛
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翳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
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乎句芒何道真之淳
粹兮去穢累而票輕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雛抃而不傾
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兮夕
余宿乎扶桑揄青芝之玉醴兮餐沆瀣以爲糧發昔夢
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於
稽山集群臣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
兮存重華乎南鄰哀二妃之未從兮翩憤懣彼湘瀕流
目頫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圮墟增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
陂以孤處愁蔚蔚以慕遠兮越卬州而愉敖躋日中于
昆吾兮猶炎天之所陶揚芒燹而絳天兮水泫沄而涌
清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邑其難聊顬顩旅而無友兮
余安能乎留茲顧金天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前祝
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躔建木於廣都兮掩若華
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
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孱收而遂徂

燦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蹴白門而東馳兮云
台行乎中野亂弱水之湯湲兮迫華陰之湍清虢馮夷
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相佯而
延佇四河林之蓁蓁兮偉關睢之戒女黃靈詹而訪命
兮撝天道其焉如曰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
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
昆其必噬鼈令禮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宛生錯而
不齊兮雖司命其不晰實虢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
廡王肆侈於漢庭兮卒衒恤而絕緒尉尾眉而郎潛兮
逮三葉而遘武董弱冠而司袞兮設王隧而弗取夫吉
凶之相仍兮恒反側而靡所穆負天以悅牛兮暨亂叔
而幽主文斷祛而忌伯兮閹謁賊而寧后通入閤於好
惡兮豈愛惑之能剖嬴擿讖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或聾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慎龜顯於言天兮占
水火而妄誶梁叟患夫黎立兮丁厥子而事刃覩所睇
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母綿攣以洋汦已兮思百憂以
自疢彼天鑒之孔明兮用棐忱而佑仁湯蠲體以禱祈
兮蒙厖禍以振人景三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魏

顆亮以從理兮鬼亢回以敞素咎陶邁而種德兮德樹
茂乎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彫而已毓有無言而
不讎兮又何往而不復蓋遠迹以飛聲兮就謂時之可
蓄仰矯首以遥望兮魂慨惘而無疇偪區中之隘陋兮
將北度而宣遊行積冰之磕磕兮清泉沍而不流寒風
凄而永至兮拂穹岫之驟騷玄武縮於殼中兮螣蛇蜿
而自糾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坐太陰之昇
室兮慨含歎而增慼怨高陽之相寓兮偭顓頊之宅幽
庸纖絡於四商兮斯與彼其何瘳望寒門之絶埏兮縱
余縶乎不周迅飈潚其勝我兮驚翩飄而不禁趨谿嗚
之洞穴兮摽通淵之林林石林石經重陰乎寂寞兮愍瑨羊之
潛深追慌忽於地底兮躰無形而上浮出右密之闇野
兮不識蹊之所向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
瑶谿之赤岸兮吊祖江之見剽劉聘王母於銀臺兮羞玉
芝以療饑載勝憩其既歡兮又詔余之行遲載太華之
玉女兮召洛滸之宓妃咸姣麗以豔婉兮增嫮眼而蛾
眉舒妙婧之纖腰兮揚雜錯之衽徽離朱脣而微笑兮
顏的礫以遺光獻環琨與瓊縞兮申厥好以玄黄雜色

豔而賂美兮志浩盪而不嘉雙材悲於不納兮並詠詩而清歌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并含鶗鴂鳴鶴交頸雎鳩相和處子懷春精魂回移如何淑明忘我實多將荅賦而不暇兮爰整駕而亟行瞻崑崙之巍巍兮臨滎河之洋洋伏靈龜以負坻兮亘螭龍之飛梁登閬風之曾城兮博不死而爲期瑶藥以爲糧兮禮白水以爲漿捭亟感以占夢兮通貞言之元符滋令德於正中兮令嘉秀以爲敷既垂頴而顧本兮爾要思孚故居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戒庶僚以夙會兮僉恭職而並趨豐隆斡其震霆兮列缺曄而照夜雲師靃以交集兮凍雨沛其灑塗蹕議珶輿而棣行旄旍兮擾應龍以服輅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劒揭以低昂冠嶷嶷其映蓋兮佩繽纚以煇煌僕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驕而超驤氛旄溶以天旋兮覩旌飄而飛揚撫轸軟而還睨兮心灼藥其如湯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琱以建芝兮右素威以司鉦前長離使掃羽兮委水衡乎玄冥屯風兮滋漠泯而霧清曳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鑾之嚶嚶聽言涉青霄而升遐兮浮蔑

蒙而上征紛翼翼以徐戾兮
闕康兮覩天皇于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
展洩洩以彭彭若理亂於律鈞兮意建始而思終惟盤逸之無斁兮
懌樂往而哀來素撫弦而餘音兮大容吟曰念哉既防
溢而靜志兮迨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集太微
之閶闔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鏘鏘建罔車之幕
幕兮獵青林之芒芒轡威弧之撥剌兮射嶓冢之封狼
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硠乘天潢之汎汎兮浮
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劉流兮察二紀五盤
之綢繆遹皇儇蹇夭矯婉以連卷兮雜沓叢顩以方
驤軼馺泊颺戾泊以周象兮爛漫麗靡藐以迭遌驚雷之
砉礚兮弄狂電之搖裔踰飛頀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
厲廓蕩蕩其無涯兮乃今窮乎天外掾開陽而頫聆兮
臨舊鄉之暗藹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而思歸魂眷
眷而屢顧兮馬倚輈而徘徊雖敖遊以娛樂兮豈愁慕
之可懷出閶闔兮降天塗轟隱忽兮馳虛無雲霏霏兮
繞余輪風眇眇兮振余旗繽聯翩兮紛暗曖倏眩眩兮
及當閭收躊躇昔之遑豫兮卷委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娈

娑兮長余佩之參參士意煥以繁爛兮美紛紜以從風
御六藝之珍駕兮游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囿兮歐
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嘉曾氏
之歸耕兮慕歷陵之欽奔共風昔而不貳兮固終始之
所服也夕惕若厲以省譽兮懼余身之未勑也苟中
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恧墨無爲以凝志兮與仁義
平消搖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系曰天
長地久歲不留侯河之清秖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上
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違所欲天
不可階仙夫希楫舟悄悄言日不飛松喬高跱孰能離結
精遠遊侵心襦回志謁來從玄謨獲我所求夫何思永
和初出爲河間相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又多喜家右共
爲不軌衡下車治威嚴整法度陰知姦黨名姓一時收
禽上言肅然稱爲政理視事二年上書乞骸骨徵拜尚
書年六十二永和四年卒著周官訓詁崔瑗以爲不能
有異於諸儒也又欲繼孔子易說彖象殘缺者竟不能
就所著詩賦銘七言靈憲應閒七辯巡誥懸圖凡二十
二篇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參著作東

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之請衡參論其事會並
卒而衡嘗歎息欲終成之及為尚書中上疏請得專事東
觀收檢遺文畢力續綴之條一司馬遷班固所敘與典
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孝武本紀不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
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
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眞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
武之初書數十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
追恨之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為人美
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
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游學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
妻之未幾二千太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
也遂不肯留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反起邊方
擾亂騭兄弟輔政謀日開以西道殖相望融既饑困乃悔而
歎息謂其友人曰丈夫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忸
尺之羞滅無賞之軀豈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騭召四
年拜郎中詣東觀與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

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 ｜興武功宜廢遂寢
寃待之禮息戰陣之法故獯鬻
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隆五帝之用無或可廢初元二
年上廣成頌以諷諫其辭曰臣聞孔子曰奢則不遜儉
則固奢儉之中以禮爲界其從以蟋蟀山樞之人並刺國
君諷以太康馳驅之節夫樂而不荒憂而不困先王所
以平和府藏順養精神致之無疆故憂繫鳴球載於虞
謨言日車攻序於周詩聖賢君以增盛美豈徒爲奢
淫而已哉伏見元年已來 ｜ 值厄運陛下戚懼灾異躬

自菲薄荒棄禁苑廢驰樂懸勤憂潛思十有餘年以過
禮數重以皇太后體唐虞親九族篤睦之德陛下復有
虞烝烝之孝外含諸家每有憂疾聖恩普勞遣使交錯
晞有曠絶時或寧息又無以自娛樂殆非所以逢迎太
和裨助萬福也臣愚以爲鑾尚頗有蝗蟲今年五月以
來雨露時澍祥應方至方涉冬節農事閒隙宜幸廣成
覽原隰觀宿麥收藏 ｜ 校獵使傑俊百姓復覩羽旄
之美聞鍾鼓之音歡嘉喜樂鼓舞疆畔以迎和氣招致
休慶小臣螻蟻不勝區區職在書籍謹依舊文重述蒐

狩之義作頌一篇并封上淺漏鄙薄不足觀省臣聞昔
命師於韓褒偃伯於靈臺或人嘉而稱焉彼固未識夫
雷霆之爲天常金革之作晉明也自炎黃之前傳道罔
記三五以來越可略聞且區區之酆郊猶廓七十里之
圃盛春秋之茵詩詠園草樂奏騶虞是以大漢之初基
也宅茲天邑總風雨之會交陰陽之和揆厥靈囿營于
南郊徙觀其垌場區宇恢胎曠蕩籟夐勿圄寒豁鬱泱
聘望千里天與地接於是周阯環瀆右繙三塗左概萬
嶽面隰衡陰箕背王屋浸以波濊賁以漿洛金山石林
殷起乎其中峨峨磕磕鏘鏘巃巃崔隆穹槃回嶋嶢錯崔
神泉側出丹水涅池怪石浮鑿爝焜于其陂其土毛則
摧牧薦草芳茹甘荼蔣蒲芒蒻蓴菖本深蒲芒蒻蓴菖蓑
荷芋渠拄茬鳧葵格蓳菹于其植物則玄林包竹藩陵
敝京珍林嘉樹建木叢生椿梧桐柜柳楓楊豐彤對
蔚鉗頷移爽翕習春風含津吐榮鋪于布濩蘿扈蘞蒙
惡可殫形至于陽月陰匿悉作百草畢落林衡戒田焚
萊柞木然後舉天綱頓八紘鑒歛九藪之動物綴稟四
野之飛征鴈之亞茲圃之中山敦雲移群鳴膠膠鄙駭

譟讙子野聽聳離朱目眩縁首蒐亂陳子箐暮於時營
圍恢廓充斥川谷罼罝羅羅彌綸阬澤皐罕陵山校隊
案部前後有屯甲乙相伍戊已為堅乘輿乃以吉月之
陽朔登于疏鑁之金路六騑驫之玄龍建雄虹之旌旻
楊鳴鳶之脩橦曳長虞之飛旜載日月之太常樓招搖
與玄戈注枉矢於天狼羽毛紛其髟鬌揚金爰而拖玉
壤屯田車於平原播同徒於高岡班旛旝參如林錯五
色以摛光清氛埃掃野塲誓六師搜鷹良司徒勒卒司
馬平行車攻馬同教達飛奔逐伐咎鼓撞華鍾徵徒縱

榛叢徽纏霍弈別騖分奔驅擾聿皇往來交舛紛紛回
回南北東西風行雲轉匈磕隱訇闐塵勃滃闇若霧昏
日月為之翳光列宿為之翳昧僄狡謀才勁勇程氣狗
馬角逐鷹鸇競鶩驍騎旁佐輕車橫厲相與陸梁聿皇
千中原絧混踳鋹特肩脰完甾搖介鮮散毛族梧羽群
然後飛鋋雷激流矢雨墜各指所質不朔俱殪竄伏扔
輪發作梧輅設殳狂擊頭稻顱碎獸不得緣禽不得瞥
或夷由末殊顛須蝡蹲蝡蝡蟫蟫充衢塞隧蔽華浒布
不可勝記若夫鼈獸毅蟲僄牙黔口六匈哨後緼巡歐

紆負隅依阻莫敢襲禦乃使鄭叔晉婦之徒睽孤刺
裸裎袒裼冒櫜栝楛榛枳窮淺谷底幽巖暴汗虎搏狂
咒猰貙熊拮封豨豕輕訾趫悍度疏蠆領犯歷高巒陵
喬松覆脩楠蹲踔蹇枝抄摽端尾蒼蜼擿玄猱木產盡寓
屬罩罕罔合部置弋同曲類行並驅皇赤麗麏曹伍相
保各有分局鎙鏘飛流纖羅絡縵遊雉群驚晨鳧羣作
闇然雲起雷爾霄落爾乃顙觀高蹈改乘回轅浙帆方
撫馮夷策句芒超荒忽出重陽厲雲漢橫天潢導鬼區
徑神場詔靈保召方相驅厲疫走蜮祥捎罔兩拂游光
加天狗緤墳羊然後緩節舒容裴回安步降集波藻川
衡澤虞矢魚陳罟茲飛宿沙田開古蠶譎闇終葵揚關斧
刋重冰撥蟄戶測潛鱗踵介旅逆獵湍瀨濟薄汾檒淪
滅潭淵左挈夔龍右提蛟鼉春獻王鮪夏薦鱉龜於是
禁罔棲遲乎昭明之觀休乎高光之榭以臨乎宏池
鎮以瑤臺純以金堤樹以蒲柳被以綠莎潢漾沆瀁錯
紛槃委天地虹洞固無端涯日明生東月朔西陂乃命

盡汎驅水盡逐罔罾滅短狐籍鯨鯢然後方餘皇連艦
舟張雲帆施蜺旌靡颷風陵迅流發櫂歌縱水謳遙魚
出著蔡浮湘靈下漢女游水禽鴻鵠鴛鴦鷗鷺鴻鵠鸛
鸘鷺鷹鸛鸘乃安斯寢鼠翮其涯紡鱮鱣鰋鱷鰅鯉鱯鮈
樂我純德騰踊相隨雖靈沼之白鳥孟津之躍魚方斯
蔑矣然猶詠歌於伶蕭載陳於方策豈不哀哉於是宗
廟既享庖厨既充車徒既簡器械既攻然後擺牲班禽
淤賜勳功群師畢伍伯校千重山罍吊滿房俎無空酒
正案隊膳夫巡行清醪車湊燔炙騎將鼓駿舉爵鏗鏘

既觴若乃陽阿衰斐之冒制闡薄華羽之南音所以洞
蕩匈臆發明耳目跳越蘊蓄騁洞底伏鍠鍠鎗鎗奏乎農
郊大路之衢與百姓樂之是以明德耀乎叶夏威靈暢
乎四荒東鄰浮巨海而入享西旅越葱嶺而來王南徼
因九譯而致貢朔狄鼉鼈齊而來同蓋安不忘危治不
忘亂道在乎茲斯固帝王之所以曜神武而折遐衝者
也方今大漢收功於道德之林致平於仁義之淵忽蒐
狩之禮闕樂震之細闇昧不睹日月之光聾昏不聞雷
霆之震于今十二年爲日久矣方將刋蔇臺之秘藏發

天府之官常由質要之故業率典刑之舊章采清原嘉
岐陽登俊禁命賢良舉滯枝幽荒察淫侈之華譽顧
介特之實功聘眄眙之君雅宗重淵之潛龍乃儲積山
藪歷思河澤目灑鼎鉉耳聽康衢營傳說於賈厥求伊
尹於亳商索膠葛於魚麗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總攬
宏議軼越三家馳騁五帝悉覽休祥總括群瑞遂棲鳳
皇於高梧宿麒麟於西園納隽儁之珍羽受王哥之白
環永逍遥乎宇內與二儀乎無疆貳造化於厚土參神
施於昊乾超特違而無儔煙巍巍而無原豐千億之子

孫歷萬載而永延禮樂既闕北轅反旆至自新城皆伊
反洛京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元子亮自
殁歸太后聞之怒謂融蓄薄詔除故仕州郡遂令禁錮之
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
長延光三年車駕東巡頌帝音真文召拜
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疾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
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
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
馬賢與護羌校尉胡毒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

疏乞自効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盲聖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勵理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厲養爲衆所唾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下實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皇孝參軍參西方之策即日爲遣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事宜備一方尋而隴西羌反爲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俠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飾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文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

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離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

列傳二十四上

列傳第二十四下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爲尚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富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誼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侍寒暑節變未嘗解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兗馴擾其室傍又不生蓮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二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師事太傅胡

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辟懲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勢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頗爲正直所羞年八十八延熹九年卒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

列傳二十四上

列傳第二十四下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勳好黃老平帝時爲尚書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勳對印綬仰天歎曰吾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當子不受季孫之賜況可事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同不仕新室父棱亦有清白行誼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常滯病三年邕自侍寒暑不解帶不寢寐者七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兗馴擾其室傍又不生毒蟲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二世一爨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師事太傅胡

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等五侯擅恣閭邑善鼓琴遂白天子勑陳留太守督促發遣邑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閉居數日不出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以自通乃酌羣言難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厲云爾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聚人然則有位斯貴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之衛仲尼設執鞭之言寧子有清閭之歌百里有豢牛之事夫豈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志也天子生淳穆之世秉醇和之靈稟異思典籍韞櫝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沈精重淵抗志高冥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萃出羣揚飛文登天庭序彝倫埽六合之穢應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雲時逝歲暮默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今聖上寬明輔弼賢智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亦回塗要至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若公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晳之害專必成之功而忽蹉

跌之敗者也公子謖爾斂袂而興曰朝寫其然也胡老曰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亦有縝猷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縱人紘弛王塗壞太極陁君臣崩上下解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略戰士講銳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方諺以合時宜或畫一策而綰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涯據機以忘其危夫華離葉而萎條去幹而枯女治容而淫士背道而卑人毀其蒲神疾其形石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歜抱甕灌園保生齊人歸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憤主而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日南至則黃鍾應蟄風動而魚上冰蠶賓統則微陰萌蒹葭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盪四海之殘災隆隱天之高拆鑿鬼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撿六合之群品而濟之平雍熙群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棋平兩楹君臣穆穆守之

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繽紛濫觴濫觴階振鷺充庭璧雷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爲之盈採浮礫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集武功定而干戈戢儉狄攘而吉甫宴城濮捷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蓑笠並載擐甲揚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門子耆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袍膺從容爵位自從攝須理鬢餘官委貴其取進也順傾轉圓不足以喻其便逡巡放屣不足以況其易夫有逸群之才人有優贍之智童幸不問疑於老成矇矓不

[illegible]謀於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棨戟煌煌莫非華榮明哲洎焉不失所寧往遥振蕩乃亂其情貪嗜益之數騁驚駴於脩路慕騏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二助平近貴之譽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重脊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闇謙盈之効迷之牽禹受滅家之誅前車已覆襲轨而驚曾不鑒禍以知畏懼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跼而蹐之怨豈在明愚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古所防帶甲百

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
累堯湯乎燿煙炎之毀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
震而樞星直井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朓侯王
蕭則月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覆霜知冰
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沖取諸天紀利
用遭泰可與勗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群車方奔乎險
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豫故在錢而不耻方將
馳騁乎典籍之崇塗休息乎仁義之淵藪槃旋乎周孔
之庭宇揖儒墨而與爲交詩書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
能知其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闓闇闖棄
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於中區
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勳績不立予之辜也龜鳳山翳霧
露不除踴躍草萊秖見其愚不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
思眞棄此焉如靜以俟命不戰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
居幸而獲稱天所誘也罕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
聲於鳥語蒧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佐
德於衡轅倕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驊騮非子享
土於善圉狠瞫取右於禽囚弓父畢精於筋角攸非明

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裕五東方要幸於談優上宮効
力於靴蓋弘羊據相於運籌僕不敢參跡於善人故抱
璞而優游於是公子卬首降階忸怩而避坐老乃揚衡
含笑援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大清滌濊濁兮存正
靈和液暢而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慾息兮無由
生踔宇宙而遺俗兮翩翩而獨征建寧三年辟司徒
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
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
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
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
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
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
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
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之法蔡忠轉密選用艱難
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
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
經時吏人延頸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

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閡邪音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郡又張敞立命擢授劇州豈復循三互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弊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斷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

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阜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得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憙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頗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令群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

異無以復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致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故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雹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年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仁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陳宜所施行七事表左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養耆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祗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疎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污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齋戒不嘗有廢至於他祀輒興異議豈南郊卑而他事尊哉孝元皇帝策書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祗者也又

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誠懇惻而近者以來
更任太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掇信小故以虧大
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
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
中耳豈謂皇居之曠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
庶荅風霾災妖之異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
知已政外見民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
得失又因災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樸有道之選
范言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災異而未聞
收舉懃選之旨誠當思省述脩舊章使抱忠之臣展其
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
一途或以德顯或以言揚頃者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
見賞恒被訕謗之誅遂使臣下結舌莫圖正辭郎中張
文前獨盡狂言聖聽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
悅臣愚以爲宜擢文右職以勸忠謇宣聲海內博開諫
路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黑
白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州刺史
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舉其效尤多餘皆在

稅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疾綱紀弛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者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群枉之門養不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殿最使吏知奉公之福營私之禍則衆災之原庶可塞矣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諭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遍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

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六事畢備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爲績日月爲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其還者召拜議郎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冗散如有豐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求遷轉更相倣効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可且斷絶以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盡情從制不敢踰越今虛僞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禄位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由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軼之人通容其中桓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僞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遣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僞書奏帝乃親迎氣北郊及行辟雍之禮又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

焉光和元年遂置鴻都文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時妖異數見人相驚擾其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禄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颺詣金商門引入崇政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及消改變故所宜施行邕悉心以對援引故事皆有依據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厤紀將有差謬群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奥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其對經術以邕裏封上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裒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矎蠡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祆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他部遠則門垣近則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墮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貴藏侔於天府死則立墓踰

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
城社又爲妄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
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
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顯爲玉所進
光禄勳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玄也騎校尉蓋
升並叨時幸樂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恩引身
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禄大夫橋玄聰
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貫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
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内

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
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
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
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
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絶之思惟萬機以
荅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
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
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
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妄佚章奏

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
事遂漏泄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
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
球即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
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忘欲相中於是詔下
尚書召邕詰狀邕上書自陳曰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
郃前爲潦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爲司隸又
託河內郡吏李奇爲州書佐又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
御史胡毋班郃不爲用致怨之狀臣怔營怖悸肝膽塗
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
假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
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
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
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
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訖詔曰有誘臣所言臣實愚戇惟
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
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爲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
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誅謗誹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

妻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政思譴除凶致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爲戒誰敢爲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按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孝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敢聞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擢沒并入阬陷誠寃誠痛臣一入牢獄當爲梟毒所逼趣輒以飲章

辭情何緣復關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罪歲餘竟不並坐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唯陛下加察爲萬姓自愛於是下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彊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剌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毒害所賂者反以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君五原宴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辜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

目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
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還就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
酒酣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
驕詑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
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
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
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
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
吳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酒以酣焉客有彈
於屏邕至門聽之曰憽以樂己我而有殺心何也遂
反將命者告主人曰不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
所宗主人屨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
者曰我向鼓琴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蜋
爲之一前一却吾心懼然惟恐螳蜋之失也此豈爲殺
心而形於聲者乎邕嘗嘆而笑曰此足以當之中平六
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邕名高辟之稱疾不就卓大
怒詈曰我力能族人欲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其見敬重舉高第

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閒周歷三臺
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
帝遷都長安封高陽侯董太后薨百官會葬議欲尊卓比太
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
爲其號令明公威德誠爲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
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
永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動者陰盛侵
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
青蓋八畫兩幡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皂車駕卓

重邕才學厚相遇待無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
存匡益然卓多自恨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
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兗州若道遠難達
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常人每行觀者
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
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
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
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反相傷痛豈不共爲逆哉
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

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兗州陳留

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續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遭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左雄字伯豪南郡涅陽人也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州部多豪族好請託雄常閉門不與交通奏案貪猾二千石無所回忌永建初公車徵拜議郎時順帝新立大臣懈怠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

類多拱默以榰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
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自
遭宅難以爲警戒實有王臣蹇蹇匪躬之節周公謨成王之
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臣是拜雄尚書言尋
遷尚書令上疏陳時事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
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皐陶對禹貴安
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勿伯建侯代位親民民周公
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洸濟興雨祁祁雨我公田此
又我私及幽厲昏亂不旨爲政褒豔用權性七子嘗往迎
惑錯緒深谷爰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
國幷秦阬儒泯典剗革五等建郡縣設令長郡置
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愼
庶官蠲苛救敝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
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愼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
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剌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
賞必罰帝乃嘆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
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

之人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
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
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能降來儀之
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而僞滋
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興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
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
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
眥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讎靡所不至之如豺虎監司
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蠹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
責成於暮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
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
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按而亡不受罪
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
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
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
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
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
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

以爲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
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
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決者徙家邊郡以
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
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
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絶送迎之煩損賦斂之源息循理
之吏得成其化率上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
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下有司考其眞僞
詳所施行雄之所言皆明達政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

自是選代交互令長月易迎新送舊勞擾無已或至官
寺空曠無人案事每選部劇乃不逃亡永建三年京師
漢陽地皆震裂水泉涌出四年司異復有大水雄推推
災異以爲下人有逆上之徵又上疏言宜密爲備以俟
不虞尋而青冀揚州盜賊連發明年之間海內擾亂其
後天下大赦賊雖解散而官猶無備流叛之餘數月復
起雄與僕射郭虞共上疏以爲盜賊連年死亡太半一
人犯法舉宗群亡宜及其尚微開令改悔若吉黨與者
聽除其罪能誅斬者明加其賞奏並不省又上言宜

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年六十以上爲郎舍人請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則當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用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守請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明年有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雄責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譴部郡發遣還家

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憚莫敢輕舉迄于永熹察選清平多得其人雄又奏徵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弟子爲諸生有志慕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初帝慶爲濟陰

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議立帝帝後以娥前有
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千户又封大將軍梁商子冀襲
邑侯雄上封事曰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
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
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
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之絶
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思以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
無為以求天意以消災異誠不宜追遠小恩虧失大典
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
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
從諫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
是以特恪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欲令人主數聞其美
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復見詔書顧念阿母
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常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
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
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
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
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

群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共同爵號懽意本標先其常願臣愚以爲凡人之心理不相遠莫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絶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爲更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戹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會復有地震緱氏山崩之異雄復上疏諫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

雄復專政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以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數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後阿母遂以交搆失爵是時大司農劉歆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棰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非古典也帝從而改之自後九卿無復棰撲自雄掌納言多所匡肅每有章奏議臺閣以爲故事遷司隸校尉初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冀州

剌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常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
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
吾乃是韓厥之舉也由是天下服焉明年坐法免後復
爲尚書永和二年卒

周舉字宣光汝南汝陽人父防爲陳留太守防在儒林
傳舉姿貌短陋而博學洽聞爲儒者所宗故京師爲之
語曰五經縱橫周宣光延熹四年辟司徒李郃府時宦
者孫程等既立順帝誅臧諸閹議郎陳禪以爲閹太后
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群臣議者咸以爲宜
舉謂郃曰昔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
怨母失行又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言循復子道書
傳美之今諸閹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
不虞主上將何以令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
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厲群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
荅人望郃即上疏陳之明年正月帝乃朝于東宮太后
由此以安後長樂少府朱寵代郃爲司徒舉猶爲吏時
孫程等坐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悉徙封遠縣豹洛陽令
促期發遣舉說朱寵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

立雖韓彭貫之功何以加諸今忘其大德録其小過
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張
巨今詔怒二尚書已奏其事吾獨表此必致罪讜舉曰
明公年過八十位至台輔不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妥
寵欲以何求禄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諫而獲罪猶有
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張乃表諫帝果從
之舉後舉茂才為平丘令上書言當世得失辭甚切正
尚書郭虔應賀等見之歎息共上疏稱舉忠直欲帝置
章御座以為規誡舉稍遷并州刺史太原一郡舊俗以

介子推焚骨有龍忌之禁（龍星木之位也春見東方心為大火懼火之盛焫為之禁火也）至其亡月咸言神靈不樂舉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輒一月寒食莫敢煙爨老小不堪歲多死者舉既到州乃作弔書以置子推之廟言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以宣示愚民使還温食於是衆惑稍解風俗頗革轉冀州刺史陽嘉三年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尚書舉與僕射黄瓊同心輔政名重朝廷左右憚之是歲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詔隸河南滍祀河神名山大澤詔書以舉才舉優深特

下策問舉對曰臣聞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
嬿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爲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
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
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
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二氣
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
旱成災陛下勵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慶文帝光武
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
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絶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
此而已昏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
至有白首殁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商出傾宮之
女成湯遭旱以六事責己魯僖公遇旱而自責祈雨皆
以精神轉禍爲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
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
致請音齊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
爲城國魚鼈爲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
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求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
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

寬柱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外藩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岳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唯陛下留神裁察因召見舉及尚書令成周世僕射黃瓊問以得失舉等並對以宜慎官人去斥貪汙離遠邪佞循文帝之儉遵孝明之教則時雨必應帝曰百官貪汙邪佞者爲誰乎舉獨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邪佞也司徒視事六年未聞有忠言異謀愚心在此其後以事免司徒劉琦遷

舉司隸校尉永和元年災異數見詔召公卿中二千石尚書詣顯親殿問曰言事者多云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爲動變又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北鄉侯親爲天子而宜加尊謚列爲昭穆群臣議者多謂宜如詔書舉獨對曰昔周公有請命之應隆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章聖德北鄉侯本非正統養臣所立不論歲年薨未改皇天不祐大命夭昏喪紂王子孤不嗣爵卿侯無他功德以王禮葬之於重皇室不宜繼嗣從人言之

來弗由此也於是司徒黃尚太常杜喬等七十人同奏議帝從
之尚字伯淳河南郟人也少歷顯位亦以政事稱舉出為蜀郡
太守坐事免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喜敬重焉六年三
月上巳日商大會賓客燕于洛水舉時稱疾不往商與親昵
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讙路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
太僕張敏時亦在焉會還以事上舉與歎曰此所謂哀樂失
時非其所也殃將及焉商至秋果薨商疾篤帝親幸問以後
事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
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時連有災異帝思商言召舉
於顯親殿問以變眚舉對曰陛下初立遵修舊典興化致政
遠近翕然頃年以來稍違於前卹多寵倖祿不序德觀天察
人進考方古誠可危懼書曰儆汝陽若夫儆差在無度則言不
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宜密嚴飭州郡察彊宗
大姦以時禽討其後江淮猾賊周生徐鳳等處處並起如舉
所陳時詔遣八使巡行風俗皆選素有威名者乃拜舉為侍
中與侍中杜喬守光祿大夫周栩守尚書令劉陶守諫議大夫
侍御史張綱兗州刺史郭遵太尉長史劉班並守光祿大夫
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藏罪顯明者驛馬上之冀緩以

下便輒奏舉其有清忠惠利爲百姓所安宜表異者皆以狀上於是八使同時俱拜天下號曰八俊舉於是奏効會貴猾表薦公清朝廷稱之遷南太守徵爲大鴻臚及梁太后臨朝詔以殤帝幼崩宜在順帝下太常焉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朋以爲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立詔下公卿舉議一已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辟僖公於閔公孔子譏之書曰有事于太廟辟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爲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爲父順帝在後於親爲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祀不可亂呂朝議是也太后下詔從之遷光祿勳會遭母憂去職後拜光祿大夫建和三年卒朝廷以舉清公亮直方欲以爲宰相深痛傷之乃詔告光祿勳汝南太守襄其勳勞其令將大夫以下到喪發日復會弔加賜錢十萬以旌孝節子飌字巨勝少尚玄虛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父故吏河南習鑿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歡飌飌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貴盛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飌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

良方正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廋竄
皇慕老聃清靜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至延熹
二年乃開門延賓游談宴樂及秋梁糞誅年終而翫卒
時年五十蔡邕以爲知命自翫曾祖父楊至翫孫恂六
世一皇皆知名云

黄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郡太守香之子也香在文
苑傳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受遭父憂服闋
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求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
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
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
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喻之曰聞已廣伊洛近
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
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
所珍也誠遂欲栖山棲谷嶷迹巢由斯則知矣若當輔
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
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堂閣語曰曉曉者易缺
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其實難副近魯陽樊
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

所空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譽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見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即辟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

亡開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燠相干蒙氣數與日閒月散原之天意殆不寤然陛下宜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求建以前至漢初災異永建以後迄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數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薛包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更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卿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昔魯僖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秕民受貸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缺務從質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勑近臣使遵

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因徒尚積多致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從善擇用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主者施行自帝即位以後不行籍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群萌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羌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庶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

黍百神朝夕髣髴塵埃於道路書暮聆庶政以亟之雖詩誦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閑而祈穀絜齋之事近在明月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彊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頃之遷尚書令瓊以前左馮所上孝

廉之選專用儒學之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詔增
孝悌及能從政者員四科事竟施行又旋前議舉吏先試
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
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覈實虛濫不宜改革帝
中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襃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
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特進朗廣太常羊溥司隸校尉
祝恬太中大夫邊韶等咸稱梁冀之勳德其制度賚賞以
宜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議曰冀前以親迎
乃止出爲魏郡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

之勞增邑三千戶其子胤亦加封賞昔周公輔相成王
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
以戶邑爲制不以里數爲限蕭何識高祖於泗水霍光
定傾危以興國計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
食四縣賞賜之差在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
越德朝廷從之帝亦意以爲恨會以地震策免復爲太僕
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託辟召一無所
用雖有善人而名出冀所辟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
日食免復爲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

續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璽爲太尉以師傅之
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爲邟鄉侯邑千戶璽辭疾讓封六
七上言旨懇切乃許之梁冀既誅璽首居公位舉奏州
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
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
年以冤賊免其年復爲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
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
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
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以據上則以德義爲首

涉危蹈傾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冕以稷
爲筋力高而益
其社稷者也昔
革命創制降
使姦佞擅朝
賢佐爲力終
皇乾眷命爰
冰泮之上立
形之世崇禮義

業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
周高皇帝應天順人奮劍而王埽除秦項
德流祚至於哀平帝道不綱紀政日亂逆
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爲冕所蹈不以
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
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
積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
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

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
無窮至於中進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
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暨
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
羽毛齒革明珠金之寶殫竭蒲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
地言之者必族附之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
而木舌塞陛下卅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
杜喬忠以直言忠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殁為報而坐陳
國議遂見殘滅實愚切痛海內憂懼又前白馬令李雲
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弊之敝弘
慶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
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
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
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
胎夭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永
昔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勢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
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惕邪
群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搆姦軌臨

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憂爵賞陛下不加清澂
審別眞僞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宋紫共色粉墨雜蹂
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
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
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
頑駑世荷國恩身極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殁負冀
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其年卒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謚曰忠侯孫琬字子
琰少失父早而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
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
瓊思其對而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
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瓊
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
空盛允有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
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
蠻夷猾夏責在司空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
郎將時陳蕃爲光禄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禄
舉三署郎以高功父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時權

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審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殷參等並以才行蒙舉審琬遂爲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鞫王暢侍御史刁韙韙暢素重審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而覓審官琬韙俱禁錮韙字子榮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韙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爲魯東海二郡相性抗厲有明略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忘形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士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爲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爲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爲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鄙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爲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爲陽泉鄉侯卓議遷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駭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匡諫之琬對曰昔白

公作亂於楚昭廬冒刃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瑰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瑰下獄死時年五十二

荀淑字季和潁川潁陰人荀卿十一世孫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多爲俗儒所非而州里稱其知人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去職還鄉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及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大將軍梁冀所忌出補朗陵侯相蒞事明理稱爲神君頃之棄官歸閑居養志產業每增輒以贍宗族知友年六十七建和三年卒李膺時爲尚書自表師喪二縣皆爲立祠有子八人儉緝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初荀氏舊里名西豪潁陰令渤海苑康以爲昔高陽氏有子八人今荀氏亦有八子故更其里曰高陽里靖有至行不仕年五十而終號曰玄行先生淑兄昱字伯修昱雲字元智昱爲沛相雲爲廣

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宦其友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纖罪必誅景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與李膺俱死曇亦禁錮終身奏字慈明一名謙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爲人師奏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延熹九年太常趙典舉奏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曰臣聞之於師曰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故其德爲孝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旺其精在天温暖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燎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舉孝廉夫喪親自盡之終也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今公卿群僚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瞽瞍死忘生

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如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

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嬀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若帝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修勤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違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音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天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
察法於地則崑山尚妻覩鳥獸之文鳥則雄
者鳴鴈雌能順服獸則牡爲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
則乾爲人首坤爲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屬天根荄屬
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
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
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
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言符出地五態咸備
各以其叙矣昔者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

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杜欲從禮者則
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慶吊
之所由來也衆禮之中婚禮爲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
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重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
禮順而能化以禮濟樂節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
考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
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
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惡禍不易其轍傳曰載趾適

優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增臣愚以爲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一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爲歲尊卑奢儉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謂之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蔇亂善俗足用之要奏聞即棄官去後遭黨錮隱於海上又

南道漢濱積十餘年以著述爲事稱爲碩儒嘗禁解五
府並辟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及逢卒制服三年當世
往往化以爲俗時人多不行妻服雖在親憂猶有弔問
喪疾者又私誄其君父及諸名士爽皆引據大義正之
經典雖不悉變亦頗有改後公車徵爲大將軍何進從
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
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更持之急不得
已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
月進拜司空爽自被徵命及登台司凡十五日因從遷

都長安爽見董卓忍暴滋甚必危社稷其所辟舉皆取
才略之士將共圖之亦與司徒王允及卓長史何顒等
爲內謀會病薨年六十三著禮易傳詩傳尚書正經春
秋條例及集漢事可爲鑒戒者謂之漢語又作公羊問
及辯讖等并他所論敘題爲新書凡百餘篇今多所亡
缺爽兄儉子悅惑並知名於世彧傳列在魏叟悅字仲豫
父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誦春秋家貧無書每之人閒所
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羊六反）容充好著述靈帝時
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託疾隱居時人莫之識

從事或特稱敬焉初辟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
獻帝頗好文學悅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
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
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監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
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
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
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
先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僞
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
夫亂俗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

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
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興叢
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
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
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
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賴籍
田后桑躬蠶宮中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貿用力不妄加
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垂萬

物而成王化者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禁其心愼脩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禁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恥刑況於辱乎善戴化之慶施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讋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愼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

之以固簡而不忘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爲政之方又言黃帝堯舜之制非古聖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戔戔異咸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彰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

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帝覽而善之帝好典籍嘗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爲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堯先王光演大業肇于時夏亦惟殷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

其業公人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聽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纘敘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少仕郡辟司徒府時太山賊公孫舉僞號歷年守令不能破散多爲坐法尚書選三府掾能理劇者乃以韶爲贏長賊聞其賢相戒不入贏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愍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稟贍萬餘戶主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伏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官同郡李膺陳寔社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子融字元長少能辯瓌而不

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年七十卒

鍾皓字季明潁川長社人也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篤行稱公府連辟爲二兄未仕避隱密山以詩律教

授門徒千餘人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交皓爲
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鄉者皓曰明
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
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頃之自効去前後九辟公府徵
爲廷尉正博士林憲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爲士大
夫所歸慕李膺常歎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
皓兄子瑾毋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
年俱有聲名膺祖太尉脩常言瑾似我家性邦有道不
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復以膺妹妻之瑾辟州府未嘗屈
志膺謂之曰孟子以爲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何期
不與孟軻同邪瑾嘗以膺言白皓皓曰昔國武子好昭
人過以致怨本卒保身全家爾道爲貴其體訓所安多
此類也年六十九終於家諸儒頌之曰林憲懿德非禮
不處悅此詩書弦琴樂古五就州招九膺台輔逡巡王
命卒歲容與皓孫繇建安中爲司隸校尉魏書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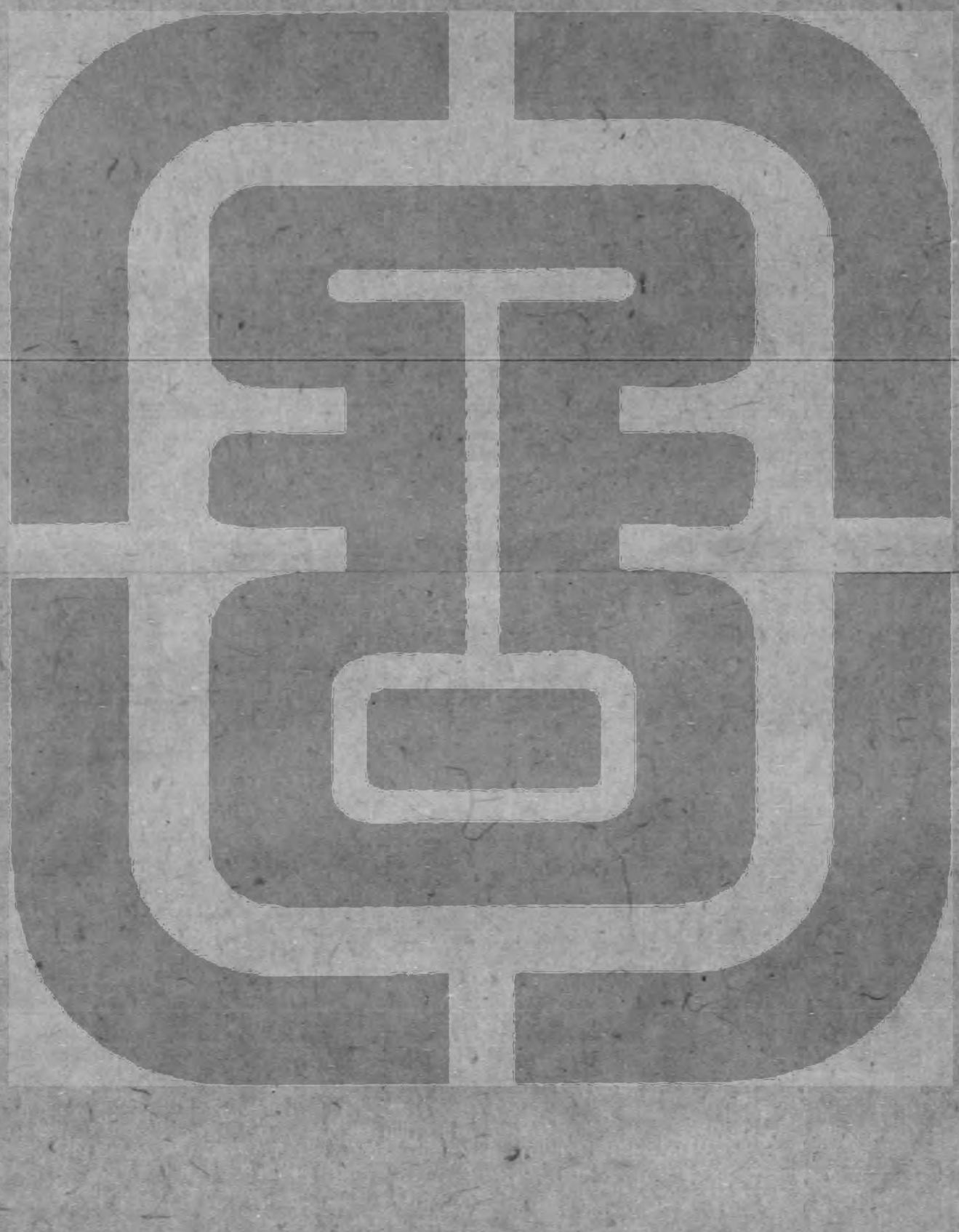
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出於單微自爲兒童雖在戲
弄爲等等類所歸少作縣吏常給事廝役後爲部郵導刺佐
而乃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鄧邵試與語奇之聽受

業於太學後令復召爲吏乃避隱陽城山中時有殺人者同縣揚吏以疑寔縣遂逮繫若掠無實而後得出及爲督郵乃密託許令禮召揚吏遠近聞者咸歎服之家貧復爲郡西門亭長尋轉功曹時中常侍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署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懷檄請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倫後被徵爲尚書郡中士大夫送至輪氏傳舍倫謂衆人言曰吾前爲侯常侍用吏陳君密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

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各由故人畏憚彊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寔固自引愆聞者方歎息由是天下服其德司空黃瓊辟選理劇補聞喜長旬月以期喪去官復再遷除爲太丘長脩德清靜百姓以安鄰縣人戶歸附者寔輒訓導譬解發遣各令還本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白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伸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歎曰陳君所言若是豈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以沛相賦斂違法乃解印綬去吏民追思之及後逮捕黨人事亦連寔餘人多逃避求免寔

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遇赦得出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甚恥之寔乃獨弔焉及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豐民儉有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

顙歸罪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剋己反善然此當由貧困令遺絹二疋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太尉楊賜司徒陳眺每拜公卿群僚畢賀賜等常歎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及黨錮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每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中平四年年八十四卒于家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曰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謖最賢紀

字元方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癯和後進之士皆推慕其風遭黨錮發憤著書數萬言歸曰陳子黨禁解四府並命無所屈就遭父憂每哀至輒歐血絕氣雖衰服已除而積毀消瘠殆將滅性豫州刺史嘉其至行表上尚書圖象百城以厲風俗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出爲平原相往謁卓時欲徙都長安乃謂紀曰三輔平敞四面險固土地肥美號爲陸海今關東兵起洛陽不可久居長安猶有官室今欲西遷何如紀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宜脩德政以懷不附遷移至尊誠計之末者愚以爲公宜委事公卿幕猜外任其有違命則威之以武今關東兵起民不堪命若謙遠朝政率師討伐則塗炭之民庶幾可全若欲徙萬乘以自安將有累卵之危峣嶢之險也卓意甚忤而敬紀名行無所復言時議欲以爲司徒紀見禍亂方作不復辭嚴嚴讀曰嚴嚴莊也即時之郡整書追拜太僕又徵爲尚書令建安初袁紹爲太尉讓於紀紀不受拜大鴻臚年七十一卒於官子韙爲魏司空至天下以爲公慙鄉鄰長謚字季方與紀齊德同far父子並著高名當時號

三君無宰府辟召當同時旌命之議早卒群傳在魏史
榮之